

四川攀枝花市回龙湾洞穴遗址 1987年发掘石制品整理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回龙湾洞穴遗址是一处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金沙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于1987年进行了初步试掘，获得了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磨制骨器。回龙湾洞穴遗址上文化层年代为23.8—23.4ka cal BP，下文化层目前尚无年代数据，根据其石器技术特征推测应同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回龙湾洞穴遗址上下文化层的剥片技术均包括锤击、砸击和锐棱砸击技术，但上文化层的砸击和锐棱砸击技术的比例要略高；从工具修理特征上来看，上下文化层的工具均较为简单，以刮削器为主，相对而言，上文化层的工具尺寸要略大于下文化层，且类型更为丰富。回龙湾洞穴遗址是目前攀枝花境内唯一一处年代明确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对于研究该地区晚更新世晚期人类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回龙湾洞穴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

Abstract: Located in Panzhihua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 the Huilongwan cave was a Paleolithic cave site in the Jinshajiang River Basin. In 1987 an initial excavation was carried out at this site, during which abundant lithic artifacts, fossils as well as delicate polished bone tools were discovere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ating results, the upper cultural layer of the cave site is 23.8-23.4ka cal BP, while the lower cultural layer which lacks dating results presumably belongs to the Upper Paleolithic as well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the lithic technolog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ducing techniques seen in both cultural layers are similar, which consist of freehand percussion, bipolar percussion as well as ridged-hammer bipolar percussion. However, bipolar percussion and ridged-hammer bipolar percussion are more commonly seen in the upper cultural layer than in the lower cultural layer. Lithic tools at the Huilongwan cave are simply retouched and primarily scrapers. Moreover, tools in the upper cultural layer show more diversity in types and are slightly larger in size than those in the lower cultural layer. With an accurate date, the Huilongwan cave is the only known Upper Paleolithic site in Panzhihua city, making it essential for investigating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Late Pleistocene.

Key Words: Huilongwan cave, Upper Paleolithic, Lithic technology

一 引言

回龙湾洞穴遗址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布德镇巴关河村,洞穴发育在金沙江一级支流巴关河左岸的石灰岩山体上,南距金沙江约4.2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 $26^{\circ}37'36.6''$,东经 $101^{\circ}36'29.8''$,海拔1486米。回龙湾洞穴洞口向内最深为12米,洞口宽4.6米,洞内平均高3米,全洞面积约30平方米。该遗址于1987年5月发现,当年7~8月,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林一璞的指导下,攀枝花市地方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9平方米,共发现上、下两个文化层,出土有打制石器、磨制骨器、动物化石等遗存,推测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居住洞穴遗址。张森水曾对其文化面貌有简单描述,认为其与富林文化有一定渊源。^[1]



图一 回龙湾洞穴遗址地层情况
(1987年拍摄)

回龙湾洞穴遗址自试掘至今,尚未经过系统性的整理,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2018—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人员对该遗址的遗物进行了整理。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回龙湾洞穴遗址的遗物包括丰富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以及少量的磨制骨器,本文研究则主要针对的是该遗址所出土的石制品。

二 地层堆积、埋藏情况和年代

(一) 地层堆积

回龙湾洞穴遗址地层共被划分为三层,具体如下:

第①层 表土层,为质地疏松的杂色土层。出土有近现代遗物以及大量石器、动物化石。厚15~28厘米。

第②层 上文化层,为质地较疏松的灰色土层。出土大量石器、少量磨制骨器及动物化石。厚35~80厘米。

第③层 下文化层,为质地较致密的红色土层。其上部与第②层灰土层交界处及底部均有一层发育不完全的石灰岩钙板层。出土大量石器、动物化石。厚60~150厘米。

(二) 埋藏学观察

出土遗物基本无风化磨蚀的痕迹,上、下文化层位间动物化石石化程度不同,遗物表面的钙质胶结程度也不同(下层动物化石石化程度较高,遗物表面钙质胶结程度较深),上层灰土层与下层红土层之间叠压关系清楚,界限分明;同时,出土遗物中的残片、断块等副产品比重较高,这些迹象均反映出其后期扰动程度较低,整体应为原地埋藏的遗址。

(三) 年代

据当时发掘者的分析,回龙湾洞穴遗址年代约2.1~1.5万年,但并未发表测年的原始数据,考虑到早期的碳十四测年具有一定的误差,因此我们在整理过程中选取了当时试掘时所获得的动物化石和木炭标本重新进行了年代测定,我们共选择了6个测年样品(包括人牙、鹿牙、动物化石与木炭)送至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其中人

牙与鹿牙均未提取出碳，2例木炭标本与1例动物骨骼标本年代均较晚，推测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原始采集的木炭和骨骼在长期保存过程中遭到了现代污染，二是可能在早年的发掘中所采集的木炭和部分动物骨骼并非出自旧石器地层。目前仅有1例来自上文化层（第②层）的烧骨标本提供

了可信的测年数据，校正后年代为23.8—23.4ka cal BP（校正曲线IntCal 20），表明上文化层年代应处于末次冰期最盛期（表一）。下文化层目前尚无可靠的数据，但根据动物化石的石化程度和石制品特征，推测应略早于上文化层，应该同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表一 回龙湾洞穴测年数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型	地层	碳十四年代（未校正）	碳十四年代（校正后，95.4%）
BA181269	人牙	不明	未提出碳	
BA181270	炭样	②	140 ± 20	278 (34.5%) 173 cal BP
				153 (10.5%) 125 cal BP
				120 (32.0%) 56 cal BP
				48 (18.5%) 7 cal BP
BA181271	烧骨	②	19660 ± 70	23840 (43.9%) 23693 cal BP
				23602 (51.6%) 23377 cal BP
BA181272	炭样	③	185 ± 25	296 (21.0%) 256 cal BP
				225 (55.7%) 138 cal BP
				111 (0.4%) 107 cal BP
				78 (0.4%) 74 cal BP
				34 cal BP(18.0%)...
BA181273	鹿牙	③	未提出碳	
BA181274	骨骼	②	685 ± 20	674 (69.2%) 645 cal BP
				586 (26.2%) 566 cal BP

三 石制品分析

需要提前注明的是，随着原发掘者的离世，1987年试掘时的绝大部分原始文字及图像资料随之遗失，试掘时的很多细节已无从知晓。但是，通过科学的调查和整理发现，该遗址出土遗物的原始器物标签明确（双层包装，双层标签）；同时，有多篇当时发掘者发表在地方史志上的文章及评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的信息尚存，这使笔者能够通过系统整理还原大部分遗址、遗物的准确信息。为了保证科学性，本次整理和研究剔除了表土层出土的数百件石器及第②、③层里少量由于包装破损而混杂的遗物；其中，混杂的部分占总体数量的比重约为3.4%，且没有与现有文化面貌迥异的情况。

回龙湾洞穴遗址共整理出土石制品1272件，其中表土层449件，上文化层414件，下文化层366件，另有混杂石制品43件（表二）。其中表土层与混杂石制品整体面貌与上、下文化层无明显区别，但层位不明晰，故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

表二 上、下文化层数理统计信息表

层位/类别	石核	石片	石器	断、裂片	残片、断块	合计
上文化层	13	73	37	40	251	414
下文化层	7	125	19	45	170	366

（一）原料选择和使用策略

回龙湾洞穴遗址上、下文化层使用主要原料基本一致，主要原料为石英（39.0%）、燧石（23.4%）、灰岩（13.1%）、砂岩（9.0%）、玛

瑙(6.6%)、玄武岩(4.6%)等。石制品原料的毛坯比较多样,既有砾石,又有基岩岩块和结核。其中可辨石制品毛坯中,石英主要是脉石英,燧石和玛瑙主要是结核,灰岩主要是基岩岩块,砂岩及玄武岩主要是砾石。经过初步的原料调查,除石英产地不明外,其他原料均分布于遗址附近,整体应为就近取材。

(二) 下文化层石器工业

1. 石核

在下文化层366件石制品中,共有石核7件,包括锤击石核($n=5$)与砸击石核($n=2$)两类。

锤击石核 长29.7~54.7、宽28.6~86.4、厚17.8~49.2毫米。重4.5~270.1克。包括单台面石核($n=2$)、双台面石核($n=1$)与多台面石核($n=2$)。典型标本描述如下:

多台面石核 标本336,原料为燧石,毛坯未知。长49.1、宽33.1、厚19.8毫米。重36.1g。残留3个台面,8个石片疤(图二:5)。

双台面石核 421,原料为燧石,毛坯为岩块。长26.4、宽31.6、厚36.3毫米。重44.5克。共残留4个剥片面,14个剥片疤(图二:1)。

砸击石核 长29.9~37.3、宽30.1~41.5、厚24.6~28.2毫米。重18.4~29.4克。标本425,原料为黑色燧石,毛坯为结核。长29.9、宽30.1、厚24.6毫米。重18.4克。共有7个剥片疤,与台面相对的一端有反作用而形成的片疤(图二:6)。

2. 石片

下文化层共发现石片125件,其中以锤击石片($n=120$)为主体,包含少量砸击石片($n=2$),另有少量石片可归入锐棱砸击石片($n=3$)。总体来看,所有石片长14.4~38.6、宽13~38.2毫米。典型标本描述如下:

锤击石片 标本464,原料为燧石,毛坯未知。长43.7、宽14.2、厚7.5毫米。重4.1克。石片角为 94° 。石片背面有3个片疤(图二:9)。标本429,原料为石英砂岩,毛坯为岩块。长40.9、宽40.2、厚8.5毫米。重9.4克。背面8个同

向片疤(图二:12)。

砸击石片 标本449,原料为石英,毛坯未知。长35.8、宽22.6、厚4.9毫米。重9.1克。远端可见破碎痕迹(封二:1;图二:10)。

锐棱砸击石片 标本348,原料为砂岩,毛坯为砾石。长64.7、宽45.4、厚6.6毫米。重26.8克。背面为砾石面,远端有使用痕迹(图二:3)。

3. 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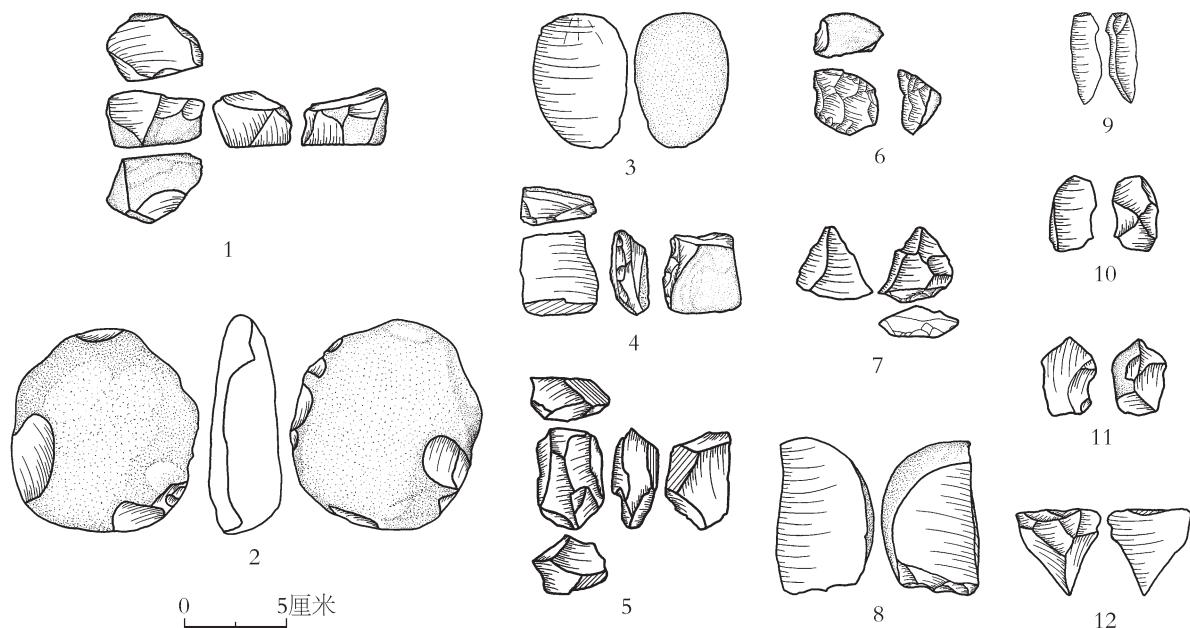
工具共19件,类型较为单一,包括刮削器($n=16$, 84.2%)、凹缺器($n=2$, 10.5%)、砍砸器($n=1$, 5.2%)。工具长28.1~72.9、宽24.4~58.5、厚9.7~26.7毫米。重17.7~150.5克。除具有明显修理痕迹的标本外,另有15件石片及1件残片侧缘有明显使用痕迹。典型标本描述如下:

单刃刮削器 13件。标本425.1,原料为燧石,毛坯为石片右裂片。长38.1、宽36.6、厚13.9毫米。重13.6克。远端正向单层连续修理,修理刃缘弦长23.1毫米,刃角 $68^\circ \sim 80^\circ$ (图二:7)。标本448,原料为砂岩,毛坯为断块,可见砾石面。长74.1、宽45.8、厚21.8毫米。重89.3克。以硬锤在近端连续正向修理出阶梯状修疤,刃缘呈锯齿状,修理刃缘弦长34.9毫米,刃角 $51^\circ \sim 84^\circ$ 。有使用痕迹(图二:8)。

双刃刮削器 3件。标本481,原料为燧石,毛坯为石片。长39.6、宽37.1、厚17.8毫米。重35.3克。在石片近端和右侧共有两个刃缘,均以硬锤正向连续修理出3层阶梯状的刀口。近端修理刃缘弦长30毫米,刃角 $75^\circ \sim 85^\circ$;右侧修理刃缘弦长38.1毫米,刃角 $45^\circ \sim 52^\circ$ 。刃缘均有使用痕迹(图二:4)。

凹缺器 标本497.1,原料为砂岩,毛坯为断块,可见砾石面。长36.9、宽26、厚13.4毫米。重10.6克。以硬锤在标本左侧反向修理出凹缺刃,修理刃缘弦长20毫米,刃角 64° (图二:11)。

砍砸器 377,原料为砂岩,毛坯为砾石。长97.8、宽87.3、厚32.1毫米。重373.8克。扁平



图二 回龙湾洞穴遗址下文化层石制品

1、5、6. 石核 (421、336、425) 2. 砍砸器 (377) 3、9、10、12. 石片 (348、464、449、429) 4、7、8. 刮削器 (481、425.1、448) 11. 凹缺器 (497.1)

砾石周缘有较多敲砸产生的崩疤 (图二: 2)。

(三) 上文化层石器工业

1. 石核

在上文化层414件石制品中, 石核共13件。

锤击石核 3件。长21.6~36.8、宽30.3~67.3、厚25.3~41.1毫米。重22.8~59.6克。包括单台面石核 (n=2) 与双台面石核 (n=1) 两类。典型标本描述如下:

单台面石核 标本197.1, 岩性为灰岩, 毛坯为岩块。长32.5、宽71.7、厚22.3毫米。重49.4克。1个剥片面, 4个片疤 (图三: 4)。

砸击石核 10件。长22.5~35.7、宽16.3~36.1、厚12.1~24.5毫米。重6.4~30.4克。标本142, 原料为石英, 毛坯为岩块。长40.5、宽29.4、厚19.9毫米。重30.1克。周身剥片, 6个片疤 (图三: 2)。标本248, 原料为玛瑙, 毛坯为结核。长22.3、宽22、厚13.6毫米。重5.6克。2个剥片面, 4个片疤。石核与台面相对的一面可以看到砸击过程中反作用力而形成的小崩疤, 在石核较窄的剥片面上可以看到剥取窄长小石片的片疤, 整个石核的形态也与细石叶石核类似 (图三: 7)。

2. 石片

上文化层共有石片73件, 其中以锤击石片 (n=45) 为主, 砸击石片 (n=17) 次之, 另外, 较为重要的是, 锐棱砸击石片 (n=11) 的比例相对于下文化层而言有所增加。石片长15.6~49.8、宽12.7~34.7毫米。部分石片的台面有唇, 表明软锤剥片技术可能被古人类所运用。典型标本描述如下:

锤击石片 标本219.1, 原料为石英, 毛坯为岩块。长28.4、宽24.7、厚9.5毫米。重6克。石片角95°。石片背面可见1个剥片疤 (封二: 2; 图三: 10)。标本249, 原料为燧石, 毛坯未知。长20.8、宽28.8、厚6.0毫米。重4.2克。石片角94°。石片背面可见3个剥片疤 (封二: 3; 图三: 6)。标本191, 原料为玛瑙, 毛坯为结核。长37、宽29、厚6.2毫米。重6.3克。石片角114°。石片背面可见3个剥片疤 (封二: 4; 图三: 5)。

砸击石片 标本124, 原料为石英, 毛坯未知。长28.5、宽15.6、厚5.9毫米。重2.3克。点状台面, 无法测量石片角, 远端可见破碎痕迹 (图三: 9)。标本160, 原料为石英, 毛坯为

岩块。长19.2、宽12.7、厚4.4毫米。重1克。线状台面，石片角 91° 。远端可见破碎痕迹（图三：8）。

锐棱砸击石片 标本199，原料为砂岩，毛坯为砾石。长78、宽31.1、厚9.3毫米。重29.1克。零台面，左侧缘有使用痕迹（封二：5；图三：1）。标本201.1，原料为砂岩，毛坯为砾石。长66.3、宽27.5、厚7.9毫米。重17.7克。零台面，两侧和远端有使用痕迹（封二：6；图三：3）。

3. 工具

经过修理的工具共27件，包括刮削器（ $n=18$ ，66.7%）、凹缺器（ $n=2$ ，7.4%）、砍砸器（ $n=2$ ，7.4%）、盘状刮削器（ $n=2$ ，7.4%）、锯齿刃器（ $n=1$ ，3.7%）、钻具（ $n=2$ ，7.4%）。经修理的工具长27.4~86.2、宽19.8~69.4、厚5.7~24.9毫米。重79.2~258.9克。除修理的工具外，在上文化层发现7件未经修理而直接使用的自然片状灰岩岩块，另有14件石片的边缘可以观察到明显的使用痕迹。在上文化层也同样发现了剥片和修理所用的石质工具，包括石锤和石砧，共8件。典型标本描述如下：

单刃刮削器 14件。标本237.1，原料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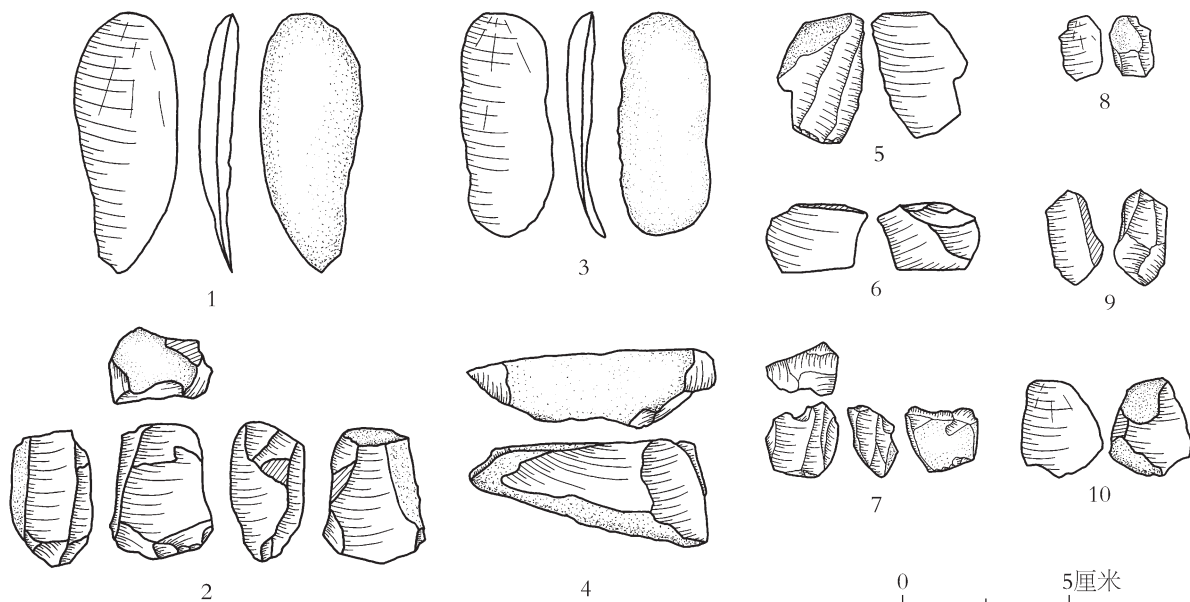
石英，毛坯为石片。长41.1、宽34.8、厚14毫米。重22.7克。硬锤正向连续修理，修理刃缘弦长31.2毫米，刃角 $60^{\circ} \sim 63^{\circ}$ （图四：7）。

标本260，原料为灰岩，毛坯为残断石片。长71.5、宽28.3、厚12.9毫米。重29克。硬锤正向连续加工为主，有零星反向加工片疤，呈锯齿状，有使用痕迹。修理刃缘弦长55.2毫米，刃角 $48^{\circ} \sim 56^{\circ}$ （图四：12）。

凹缺器 160.1，原料为燧石，毛坯为石片。长20、宽17.3、厚6.7毫米。重2.5克。硬锤反向修理，修理刃缘长6.6毫米，刃角 68° 。右侧边有使用痕迹（图四：10）。134，原料为灰岩，毛坯为岩块。长88.4、宽63.4、厚37.3毫米。重165.4克。硬锤正向修理。修理刃缘弦长22.8毫米，刃角 45° 。凹缺处有使用痕迹（图四：9）。

锯齿刃器 289，原料为灰岩，毛坯为残断石片。长38.3、宽16.1、厚6.2毫米。重5.4克。硬锤正向修理，修理刃缘弦长27.9毫米，刃角 $30^{\circ} \sim 35^{\circ}$ （图四：11）。

钻具 标本181.1，原料为燧石，毛坯为残断石片。长19、宽24.3、厚5.1毫米。重2.4克。左右两侧边硬锤正向修理，在远端处汇聚成



图三 回龙湾洞穴遗址上文化层石制品

1、3. 锐棱砸击石片（199、201.1） 2、7. 砸击石核（142、248） 4. 锤击石核（197.1） 5、6、10. 锤击石片（191、249、219.1） 8、9. 砸击石片（160、124）

尖,尖角 87° 。尖部有使用而形成的小疤(图四:8)。

砍砸器 128,原料为砂岩,毛坯为砾石。长93.6、宽71.9、厚33.4毫米。重326.9克。硬锤于长轴一侧连续修理出刃缘,修疤呈阶梯状,刃角为 $63^{\circ}\sim 76^{\circ}$ (图四:1)。134.2,原料为灰岩,毛坯为断块。长124.7、宽106.4、厚39.7毫米。重850.7克。右侧有砍砸形成的片疤(图四:3)。

盘状刮削器 128.1,原料为砂岩,毛坯为锐棱砸击石片。长89.4、宽85.3、厚13.9毫米。重141.9克。硬锤周身连续修理,修疤大多反向,仅两个修疤正向,边缘略呈锯齿状(图四:6)。128.2,原料为砂岩,毛坯为锐棱砸击石片。长92、宽86、厚16.4毫米。重163.3克。硬锤周身连续修理,修疤大多反向,仅一个修疤正向,边缘略呈锯齿状(图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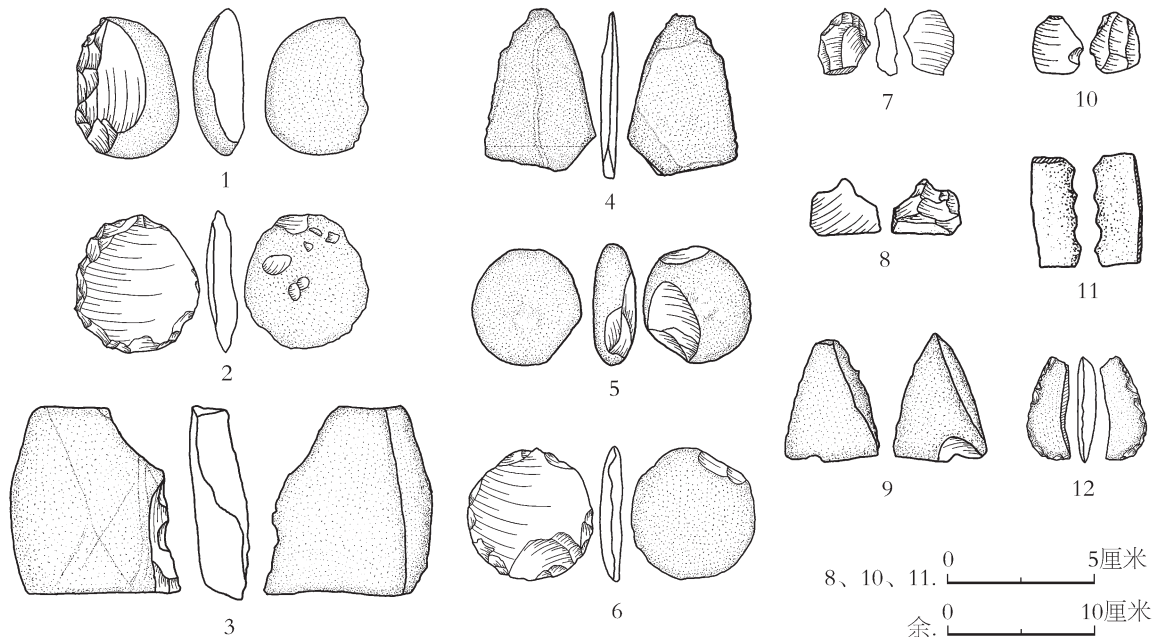
直接使用的片状岩块 标本297,原料为灰岩。长111、宽76.8、厚10.1毫米。重100.9克。未经修理,但一侧有明显使用形成的连续崩疤(图四:4)。

石锤(同时用作石砧) 标本132,原料

为砂岩,毛坯为砾石。长78.5、宽73、厚27.3毫米。重236克。扁平砾石,周边有做石锤使用的痕迹,并且有数片使用时形成的崩疤,在扁平面的两面中间,可以看到作为石砧使用而形成的坑疤(图四: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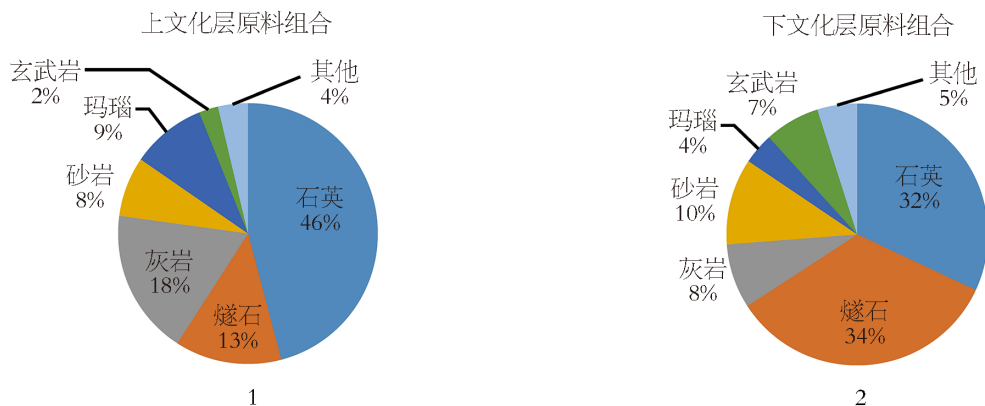
四 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回龙湾洞穴遗址上下文化层石器技术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同样也存在差异。从原料上来说,除石英外,上下文化层的原料在遗址附近皆可见到,古人类通过开发近距离的原料来进行剥片和工具修理,具体来看,石英与燧石是该遗址主要开采的原料类型,但略有区别的是,在上文化层中,石英、灰岩、玛瑙的比例有所上升,而相反的是,燧石、砂岩和玄武岩的比例则有所下降。从石制品的尺寸上来看,上文化层石片长度为 $15.6\sim 49.8$ 毫米,经过修理的工具长度为 $27.4\sim 86.2$ 毫米,下文化层石片长度为 $14.4\sim 38.6$ 毫米,工具长度为 $28.1\sim 72.9$ 毫米,上下文化层的石制品尺寸均较小,但上文化层无论在石片还是工具上,其长度皆略大于下文化层(图五)。



图四 回龙湾洞穴遗址上文化层工具

1、3. 砍砸器(128、134.2) 2、6. 盘状刮削器(128.2、128.1) 4. 直接使用的片状岩块(297) 5. 石锤+石砧(132)
7、12. 单刃刮削器(237.1、260) 8. 钻具(181.1) 9、10. 凹缺器(134、160.1) 11. 锯齿刃器(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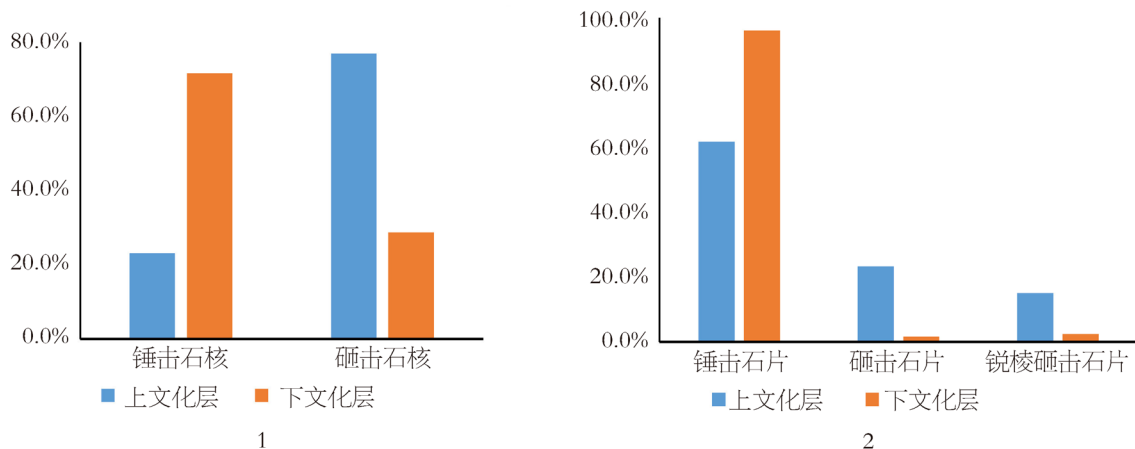
图五 上、下文化层原料分布
1. 上层文化原料分布 2. 下层文化原料分布

从剥片技术上来看,回龙湾洞穴遗址上下文化层均运用了锤击法、砸击法和锐棱砸击技术进行剥片,无预制石核现象。不过,上下文化层的剥片技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下文化层中,锤击剥片的比例更高,砸击技术和锐棱砸击技术的比例则相对较少;上文化层中,尽管仍以锤击法进行剥片,但砸击和锐棱砸击技术的应用的比例则明显提高,除此之外,在部分石片的台面上可以观察到唇的存在,表明了上文化层中可能存在软锤剥片技术(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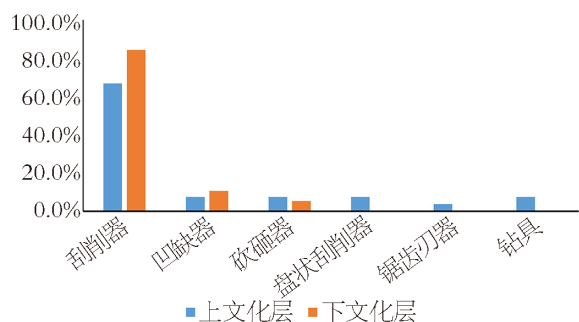
在工具的组合上,上下文化层均以刮削器为主体,修理方向主要以向背面加工为主,且毛坯中,块状毛坯要多于石片类毛坯。在工具类型的分布上,不同文化层之间同样有一定的差异,如相对于下文化层,上文化层的工具种类要更为

丰富,新出现了盘状刮削器、锯齿刃器、钻具等类型。另外,在刮削器的尺寸分布上,上文化层的刮削器平均长度为59.3毫米,而下文化层的刮削器平均长度为47.3毫米,明显小于上文化层的同类工具。除经过修理的工具外,在上下文化层均可以观察到部分石片或残断石片边缘有使用痕迹,表明古人类同样直接利用石片来进行各类活动,但略有区别的是,在上文化层中,发现了7件自然片状的石灰岩岩块边缘存在使用痕迹,这一现象在下文化层中尚未发现,说明在上文化层阶段,古人类曾经直接选择合适的自然岩块而未经任何加工即作为工具来使用(图七)。

实际上,上下文化层除石质工具类型之间的差异外,在骨角器的发现频率上同样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在下文化层



图六 上、下文化层类型分布
1. 石核类型分布 2. 石片类型分布



图七 上、下文化层工具分布

中,暂未发现磨制骨角器,但在上文化层中,至少发现5件磨制骨器,包括1件磨制骨针和4件磨制骨锥。其中骨针长53.8毫米,正视为长条形,横截面呈扁椭圆形,顶部残,通体磨制精细,从顶部向尖部逐渐收窄,尖部保存完好,在一侧近顶端处中间可见浅凹槽。磨制骨锥的长度为31.7~39.4毫米,在骨外壁通体磨光,骨内壁近尖部与边缘磨光,一般可见数量较多的细长磨痕(图八)。

有限的测年数据表明,回龙湾洞穴遗址的上文化层年代为23.8—23.4ka cal BP,处于末次冰期最盛期,而下文化层的年代目前并不确定,但根据其遗物特征,推测应同样属于晚更新世晚期的产物。目前,在西南地区,晚更新世晚期已有一定数量的古人类化石发现,其中资阳人与丽江人表现出现代人的特征,^[2]更新世末期的马鹿洞人则兼具早期现代人与更古老人群的特点,^[3]暗示了在更新世的最后阶段,西南地区种群历史的复杂性。这一时期的石器技术同样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云南境内,富源大河遗址^[4]包含一定比例的似勒瓦娄哇石核、似石叶与细石叶石核,工具以石片石器为主,其中半月

形刮削器具有区域特色,在云南南部,硝洞遗址^[5]则体现了一系列具有“和平文化”风格的石器面貌,这两处遗址尽管皆处于晚更新世晚期,但其石制品特征与回龙湾洞穴遗址差异较为明显。此外,在云南境内,同样存在一些以燧石为原料,通过锤击和砸击技术剥取石片的细小石器工业,^[6]但由于缺乏更加详细的对比材料,其与回龙湾洞穴遗址的文化关系目前尚不宜做过多推测。在贵州境内,一般认为晚更新世晚期至少存在两类石器工业类型,^[7]一是以桐梓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为代表的石片石器工业,另一种是以猫猫洞和穿洞上层为代表的锐棱砸击技术工业。根据最新的测年数据,马鞍山上文化层的年代为35—18ka cal BP,^[8]另一处石器面貌相近的遗址,毕节老鸦洞^[9]的年代为37—21ka cal BP,与回龙湾洞穴遗址年代十分接近。而以锐棱砸击技术为代表的穿洞遗址上文化层,最新年代数据为12.5—11.5ka cal BP,^[10]尽管回龙湾洞穴遗址中发现一定数量的锐棱砸击石片,但回龙湾洞穴遗址上文化层的年代要明显早于穿洞上层,因此二者之间尚无法建立确凿的文化关联。桐梓马鞍山遗址^[11]上文化层的石制品数量较少,但其



图八 回龙湾洞穴遗址上文化层磨制骨器
1~4. 骨锥 5. 骨针

石制品尺寸较小,工具以刮削器为主体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一点与回龙湾洞穴遗址十分相似。同时,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同样发现一定数量的磨制骨器,如矛形尖状器、骨锥、带倒钩的尖状器和切割工具,其中骨锥的制作方式与回龙湾洞穴遗址上文化层的同类标本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或许表明了这一时期区域间的文化互动。

不过,由于回龙湾洞穴遗址发掘年代较早,我们在全面整理这批材料时已经时隔30年,最原始的发掘记录已经无从查阅,尽管根据当地博物馆所保留的标签能够较为准确的区分上下文化层的遗物,但我们对发掘过程中两个文化层之间是否存在混入则并不确定,从最新的测年数据可以看到,在文化层中可能混入了一定的晚近时期的遗物,晚近时期的人类活动可能会对遗址文化层造成一定的扰乱,但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回龙湾洞穴遗址石器面貌的总体性判断。目前在西南地区,旧石器晚期遗址的数量较多,但已发表确切年代数据的遗址数量却屈指可数,回龙湾洞穴遗址是四川南部攀枝花境内唯一一处经过全面整理且有确切年代的遗址,其丰富的石制品和精致的磨制骨器反映了这一地区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面貌,对于研究该地区晚更新世人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整理:郑喆轩 李文成 柳 江

林 壹 廖徐娜 王 军

绘图:李文成 柳 江

执笔:郑喆轩 李文成 张鸿春

参考文献:

- [1] 张森水:《四川省旧石器文化与古人类研究》,重庆市博物馆《巴渝文化》编辑委员会编:《巴渝文化》3,第1~40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 [2] a.刘武等:《中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古人类化石形态特征的多样性》,《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6年第7期;
b.刘武等:《现代人的出现与扩散——中国的化石证据》,《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2期。
- [3] Darren C, Ji X, Liu W, et al. A Hominin Femur with Archaic Affinities from the Late Pleistocene of Southwest China, *Plos One*, Vol.10:12 (2015) .
- [4] a.吉学平:《大河洞穴之魅——富源大河旧石器遗址揭秘》,《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6期;
b.石晶:《云南富源大河遗址石制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6年。
- [5] Ji X, Kuman K, Clarke R J, et al. The oldest Hoabinhian technocomplex in Asia (43.5ka) at Xiaodong rockshelter, Yunnan Province, southwest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Vol.400 (2016) .
- [6] 张涛:《试论云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区域性特点》,《四川文物》2016年第1期。
- [7] a.张森水:《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若干问题》,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博物馆编:《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第119~12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b.李炎贤:《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划分》,《人类学学报》1993年第3期;
c.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第95~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d.张涛:《更新世晚期环境与贵州旧石器区域性文化研究》,《四川文物》2009年第1期。
- [8] Zhang S, D'Errico F, Backwell L R, et al. Ma'anshan cave and the origin of bone tool technology i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65 (2016) .
- [9] 关莹等:《贵州毕节老鸦洞遗址2013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15年第4期。
- [10] a.张森水:《穿洞史前遗址(1981年发掘)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2期;
b. Zhao M, Shen G J, He J N, et al. AMS 14 C dating of the hominin archaeological site Chuandong Cave in Guizhou Province, southwestern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Vol.447 (2017) .
- [11] 张森水:《马鞍山旧石器遗址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周羿杨 刘真珍)

● 四川攀枝花市回龙湾洞穴遗址出土石片



1. 砸击石片 (449)



2. 锤击石片 (219.1)



3. 锤击石片 (249)



4. 锤击石片 (191)



5. 锐棱砸击石片 (199)



6. 锐棱砸击石片 (201.1)